

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錄卷十九目次

經濟

明三

右副都御史陳卽卿克宅

工部右侍郎徐朝儀讚

提學副使汪子宿應軫

吏部尚書唐虞佐龍

鳳陽府知府汪天錫金恩

兵部右侍郎陸汝成穩

刑部尚書鄭室甫曉

工部尚書王子宣鈞

刑部尚書馮望之岳

刑部侍郎沈翔卿應龍

刑部尚書吳惟錫百朋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允文如斗

子思克附

工部尚書呂信卿光洵

兵備副使黃文卿中

按察司僉事徐允平甫宰

山東按察使沈雲卿伯龍

右副都御史陳元卿洪濛

兄洪範附

廣西左叅政陳喻之茂義

按察司副使茅順甫坤

子國縉附

刑部員外郎祝珍卿珞

陝西行太僕寺卿商汝明廷試

兩浙名賢錄卷十九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九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謨

當湖陸濟原嗣哲氏闕

經濟

明三

共二十二入

右副都御史陳卽卿克宅

陳克宅字卽卿餘姚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嘉定縣知縣嘉定巨邑賦重習奸詭其甚者假荒壞之日移稅比里民受困而逋負益多克宅不避寒暑遍履其地而籍之

宿弊頓革，穢寇湯毛，九盤據天目，巡撫張津奉命征之，請以克宅從。一舉而渠魁投首，餘黨解散，悉如克宅算。撫臣以爲才，列上治狀，稱南畿卓異，第一徵拜江西道監察御史。時大禮議起伏，闕上疏諫，繼之以流，廷杖幾斃。方號時有亞卿規，知上怒者，欲竊起，克宅厲聲扼其項，曰：「大臣不當先去，爲人望，衆皆悚然。」又劾奏武定侯郭勛大不敬，當斬，直聲振天下。出按貴州，麻蔣案劇賊，私有名號，屢格官兵，克宅密授計，斷事。史勅以署程番篆，往因選兵馳剿之，賊皆就擒。地方底定，事竣還朝。

道出維揚，民飢，克宅條上救荒五策，且請大發帑儲，借留司府官賦，以廣賑濟，全活者以萬計。無何，復出按河南，有憲使某者，恃冢宰爲肺附，居職無狀。克宅特疏劾罷之。冢宰不能庇，而部下墨吏皆望風解綬去。當是時，克宅臺資已逾八年，宜內擢，而冢宰竟以前憾出置巖地，授四川按察司副使。鴛番爲梗，克宅夜勒兵出其不意，焚礪房數十所，盡殲之。自是諸番落皆貢馬，悔罪無敢犯。陞河南按察使，素精法比，而原情斷折，民自以不寃。進湖廣右布政使，尋轉左。時楚地躄罹水旱，重以大

工採辦諸役繁興克宅蚤作夜思剋量裁節民賴以甦  
尋遷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等處兼理軍務先是有凱口  
圍賊阻險造逆自宣德以來征之不克正德間其裔阿  
向復叛四用兵征之又不可賊轉張甚巡按御史王杏  
疏向當誅之罪有八難克之勢有三命下克宅相機撫  
勦克宅一撫之不得乃按行賊壘獎督將吏乘雪夜令  
敢死士攀崖上以索梯度軍據其要害一鼓克之向賊  
投首俘斬六百有奇招撫降者可二萬計捷聞晉二品  
俸賞銀五十兩綺二襲克宅以圍險絕方集衆策擬剋

穴置守以圖永安而會以督理糧儲代去漏孽復曳生  
苗據國爭之守臣畏譴反嫁禍焉嗾言官論克宅主用  
兵非是遂罷歸歸四年而卒卒二年而勘貴事者始白  
克宅功詔復原官贈通議大夫賜祭葬廕一子國子生  
工部右侍郎徐朝儀讚

徐讚字朝儀永康人弘治乙丑進士授棗強縣知縣劇  
賊劉六等流劫郡邑讚練兵城守先事爲備賊聞之相  
戒不敢犯棗強界民飢捐俸募粟作糜食之富人義激  
爭先發廩所全活以萬計拜山西道監察御史理饒長

盧兼理河道逆瑾餘黨楊虎等流劫開濟間官兵不敢  
嬰其鋒。讚畫策擒之。斬其魁。以徇。脅從者審釋之。皆感  
激去。巡按江西剿湖寇徐九齡等數百人。時宸濠又蓄  
異謀。潛結羣寇以自樹。讚一舉而翦其羽翼之勁者。濠  
爲之憊然。陞知蘄州府。已而宸濠果叛。讚聞變。卽治兵  
給餉。遣戰艦出江。爲上流聲援。濠知有備。不敢直趨南  
都。而辛坐困於安慶者。讚之力也。加陞河南左叅政。仍  
理府事。在蘄凡七年。一意愛民。蘄人至今稱其有古循  
吏風。轉江西左叅政。尋歷貴州湖廣雲南按察使。陞本

省右布政使尋轉左以母年八十疏乞終養歸卽家拜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等處又改撫河南適歲  
飢盜起條陳救荒三策以恤民又陳便宜四事以弭盜  
上皆從其請卒之民受實惠賴以不飢而盜亦無隙可  
乘各解散陞工部右侍郎無何而母喪以哀毀卒讚賦  
性寬和雅量汪涵終身未嘗有怒容或擬之劉寬婁師  
德云

提學副使汪子宿應軫

汪應軫字子宿山陰人弘治中進士選庶吉士入翰林

能濟

卷之十九

四

先碧堂

武宗南巡，幸同館舒芬等抗疏以諫，跪門廷杖幾死，出守泗州。泗州民情弗知農桑，軫至首勸之，畊出帑金買桑於湖南而植之，募桑婦若干人教之蠶事，郵卒馳報。武宗駕且至，他邑榜徨勾攝爲具，民至塞戶逃匿。軫獨凝然弗動，或詢其故，軫曰：「吾與士民素相信，卽駕果至，費旦夕可貸而集。今駕來未有期而倉卒措辦，科派四出，吏胥易爲奸儻，費集而駕不果至，則奈何？」他邑用執炬夫役以千計，伺候彌月，有凍餓死者。軫命縛炬榆柳間，以一夫掌十炬比。駕夜歷境，炬伍整飭，反

送他所時中使絡繹道路恣索無厭軫計中人陰慄可  
憐以威乃率壯士百人列舟次呼諾之聲震遠近中使  
錯愕不知所爲軫麾從人速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  
境武宗至南都諭令泗州進美女善歌吹者數十人

蓋中使銜軫而以是難之也軫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  
多流亡無以應勅旨臣向所募桑婦若干人倘蒙納之  
官中俾授蠶事實於王化有裨詔且停止肅皇帝登  
極召拜給事中去泗之日父老送者無不泣下軫在謙  
垣凡上三十餘疏悉關切體要其最大者如言新建伯

王守仁心迹甚明，不當以誦掩功，沮將來忠義之氣。刑部尚書林俊當納其言，不當聽其去。孝惠太后發引，不當由中門。典獻帝尊崇，不當過禮。竝侃侃爲中外所誦，然竟拂當路意，出爲江西按察司僉事，又以執法忤憲撫，棄官歸。已而臺省交薦，復起督學江西，其教條一本躬行，士皆信嚮。尋丁外艱，歸遂絕意，不復出家。居孝友，蘆介，與人交坦然，無城府。旆無宿儲，乃親黨有貧難，必倡義周之。凡鄉邦利病，必盡言以告，有司未嘗以私謁。晚歲陶情於酒，人謂其外常醉而內獨醒。蓋靖節

之流於其歿也。因私謚之曰清獻先生。

吏部尚書唐虞佐龍

唐龍字虞佐，蘭谿人。受業章楓山之門。與章拯、黃夢弼、陸震、董遵同稱高弟。而尤以古學自名。登正德戊辰進士第。授郟城知縣。時盜起燕齊間。至郟。龍督兵拒之。斬首三百餘級。賊怒。合其黨大至。龍設三覆以俟。賊入覆內。發神機以擊賊。奔覆。發大破之。斬其驍銳六十餘人。賊乃遁。以功陞俸二等。召拜監察御史。出按雲南。執憲不撓。每以法抗。嬖臣錢寧人爲龍危。龍笑曰：吾盡吾職。

耳禍非所計也。而寧卒不敢有所加。再按江西。自宸濠亂後。禁兵駐境內。恣睢爲患。亟疏請班師。民用安堵。又請蠲租賦。賑貧乏。表忠義。核實功罪。輕重惟允。赫然稱名御史。陞陝西提學副使。進山西按察使。徵拜太僕卿。擢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凡軍民所不便大者。奏聞。小者立罷。脫民於水火。而登之衽席。民無不肖。儻事之者。擢吏部右侍郎。轉左。會關中飢。詔發帑金以賑。而虜酋囊吉數寇邊。天子爲之旰食。顧非文武兼資重臣。無以勝其任。乃親擢龍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三邊軍。

務兼理賑濟龍馳人關奏平糶節用等十事民賴全活者二十餘萬人已乃簡戎伍飭器械明賞罰任梁震王勅劉文諸名將以師三萬耀武陰山虜大驚北徙六百里明年春虜犯延綏時震方援大同龍趨震還而檄叅將任傑以兵出虜後合擊俘獲五十餘人夏敗虜於響水斬首七十餘級秋囊吉自將十萬衆犯安會龍使文迎敵而伏兵其旁戰既合伏兵起乘之虜大敗遁去至興武勅邀擊敗之至乾溝震追擊又敗之旬月之間露布三上前後斬首四百五十有奇奪獲夷器無算兵部

上龍功以爲昔都御史王越擒虜四百餘，賜爵伯尚書。王憲斬虜三百，加太子太保，官其子錦衣百戶。今臣龍功殆過之，宜異其實。會執政有忌龍者，竟不報召爲刑部尚書。先是大同卒叛，都御史劉源清帥師討之，將盡誅其黨。卒懼爲飛語中源清，徵下獄。龍言大同足三亂，輒戕其帥，不一正法，無以令天下。時論專務姑息，以冀苟安。今復罪源清，邊人益得窺朝指矣。源清於是得釋。九廟成龍條大禮大獄諸臣名以請，得赦歸者二十餘人。蓋於清朝欽恤忠厚之政，裨助良多。以母老疏乞終

養歸數年復起爲南京刑部尚書以母老辭不允改南京吏部尚書會有邊警改兵部尚書母歸夫人曰此所謂兵革之事非汝養母時也吾偕汝行矣龍不得已奉母夫人入都龍故習邊事以爲虜去來如風雨而我收保恒後時故多亡失檄諸邊修城堡遠斥候虜至持滿待之其秋虜果不得入太廟成加太子太保改吏部尚書無何而病足又數與執政議不合於是毅然求去疏上者三忤旨以爲稱老忘君奪其官放歸輿疾出都門二十里卒於邸舍有司不敢聞其明年子汝楫舉進

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又二年具疏明龍不敢爲欺狀，詔復原職，賜祭葬，贈少保，謚文襄。龍性坦夷，與人處畢露所屬，而其意氣激揚慷慨，見者盡傾。尤好獎拔後進士，多賴以知名。素以文名家，而當其得意時，長篇短章，搢觚立就，莫不宛麗暢達，或戲爲奇深文，難字至不可讀，然終不詭於理。所著易經大旨、漁石集，各若干卷，行於世。

鳳陽府知府汪天錫金恩

汪金恩字天錫，衢之江山人，以進士主政刑部，歷員外。

郎郎中出知桂林府時土蕃干紀屢挫官軍當事者將  
議撫以爲苟安金恩慨然曰小夷陸梁是不一大創則  
朝廷聲教將有不訖於遠者前委用非才以致挫衄奈  
何因噎而廢食乎當事聽其言卽以檄委之金恩乃揀  
其精銳授以方略時適大霧連日不解卽乘霧嚙枚疾  
走令敢勇士數百人攀附而上先據岩險然後縱火焚  
其林菁大兵鼓噪而進連破一十八巢火焚墮崖死者  
不可數計俘斬七百餘當事者上其功是時逆瑾招權  
納賂天下競進之士思以功名見奇者輦金寶輸其門

如流水朝進賂而暮析圭如取諸寄金恩以功當峻擢顧漠然若不知有瑾也者瑾怒抑其功不叙僅以資轉知鳳陽金恩怡然就道益勤撫字視小民如小兒時有爲瑾遊說者曰急爲修謝猶可免禍金恩曰吾受官公朝而輸貲闔宦如庶耻何頭可斷節不可改也瑾聞大怒遂勒令致仕歸時饒寇搶攘力贊當路爲立城池邑民賴之至今金恩負經濟才卒爲樵瑤所抑十不究其一二論者深惜之

兵部右侍郎陸汝成穩

陸穩字汝成世爲吳興人登嘉靖甲辰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爲四川按察司副使兵備建昌獲流賊魁作白玉蒙金幣之賜持衡者始知穩爲文武才可大用歷陞江西叅政按察使左右布政使而流賊盧梅林起閩楚之交賊張璉起廣之饒埔璉故縣滑胥也盜官銀覺亡入賊中陰刻石曰飛龍傳國之寶投諸池偽與諸漁得以出衆視之大驚以爲帝王符也於是大埔賊蕭晚羅袍楊舜相與歃血推璉爲長璉自號飛龍人主封袍等皆爲王劫興寧長樂圍平和使晚屯木

害其黨林贊據南靖爲聲援黨呂細斷汀漳官兵所出  
之途袍舜出永定連城絕餉道黨王伯宣入海導倭夷  
犯潮州牽我兵不得相救勢猖獗甚辛酉秋八月詔拜  
穩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軍務開府處州合江西之  
南贛福建之汀漳廣東之雄韶惠潮湖廣之郴州瓊數  
千里皆授節制穩行至吉安梗於梅林不得前而時朝  
廷所降兵符猶未至乃以便宜刻關防徵兵討敗之獲  
梅林梟其首以徇進至處徽故提督王守仁所用黃鄉  
兵屬以先驅九月擒上杭賊李占春兵威大振遂以十

一月討田坑賊梁寧走之檀嶺襲程鄉峒賊徐東州執  
以歸十二月分兵討連城汰內二峒賊斬酋謝文瓚等  
焚其巢明年正月麻陽賊袁三犯玉山永豐崇明三縣  
討誅之二月討黃積山於大田峒積山中流矢死夏五  
月遂會閩廣兵討璉穩曰志有之攻瑕則堅可瑕羣賊  
惟林贊爲弱兵之宜先破贊則破竹之勢成矣數節之  
後寧容復着手乎乃首擊贊贊果降繼擊袍舜皆就縛  
穩令軍士捲甲疾趨夜擊晚晚駭懼莫措因使人誘至  
斬之而潮守何鏗亦誘斬伯宜賊益窘乃令總兵俞大

猷擊璉璉阻險以拒不得入。穩懸重購卒獲璉斬之。盡毀其巢穴。捷聞賜白金五十兩。彩幣四襲。遷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仍撫其地。復討賊黨之逋誅者。以次悉平。又會閩兵逐故陷興化之倭夷。復其城。穩前後擒斬賊酋二百餘人。從賊二萬有奇。自用兵以來。撫臣獲功之多。未有過焉者。上念穩久勞於兵。改南京兵部右侍郎。尋爲忌者誣劾歸。歸二年。江西撫臣吳百朋列上穩治行功績章章在人耳目。賞不酬勞。而竟被誣。蟻歸恐傷忠臣義士之心。於是復有金幣之賜。天下士大

夫始知罷穩者非上之本意也。撫巡部院諸大臣交章論薦穩堅卧不應未幾卒年六十有五。

刑部尚書鄭室甫曉

鄭曉字室甫海鹽人。遵化訓導儒泰之子。生有異質。年甫十歲。父授之經傳。卽能通經傳。復授以子史。卽能通子史。父數指古今人賢不肖事。誠之曰。汝他日當爲此。不得爲彼。故曉自少至老。毅然必欲爲君子。不以毀譽利害貳其心。嘉靖壬午。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高等學士董玘力薦之。政府政府亦知曉名。曉竟不一

往尋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取故牘閱之由是盡知天下  
阨塞與其十馬虎實強弱之數遂撰九邊圖誌三十卷  
一時士大夫始知曉爲經世才甲申以議大禮杖闕下  
癸酉大同卒殺其巡撫都御史當事者請宥之曉抗疏  
以爲不可不報丁母憂服除補武選尋丁父憂去家居  
者又八年會世宗皇帝特詔起廢調考功進郎中巡  
按御史有所論劾不當者曉勘得其實反謫御史夏肯  
溪罷相有詔考察臺諫分宜意在去異已者曉更黜其  
所厚者若干人已而分宜子世蕃以治中求爲尚寶司

丞曉謂非故事不聽分宜益怒密曉抗上市恩詔  
貶和州判官而世蕃遂遷尚寶丞曉至和日夜治民事  
訪諸所欲惡次第罷行之民大悅未幾遷太僕丞又回  
翔南鄉寺者幾十年始進刑部右侍郎改兵部兼僉都  
御史出撫鳳陽會倭奴入寇江之南北運道爲梗上下  
憂之曉至鎮則日夜謀戰守備申部曲法又選民兵及  
離丁之驍悍者以張其銳由是師旅厚集計筭已定一  
鼓而擊之於通泰則大勝乘勢而掩之於如臯又大勝  
遂長驅而擣之於海門又大勝旣則破之於呂泗圍之

於狼山。又無不大勝者。斬首九百餘級。賊震恐遁去。東南之賦四百萬石歸輸於京師。無後期。曉素以文學聞。海內又癘然若不勝衣。而出撫乃以武功顯。人益知其不可測。遷吏部左侍郎。尋轉南京吏部尚書。未幾。世宗以曉素知兵。出之南都。非宜。特旨留爲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奏罷諸軍之役於工作者。衆咸感奮。未幾。改刑部尚書。奏論錦衣所治獄多失實。而五城御史受民訟。非制。請自今已之。便。時張紳董傳策具時來。以忤時宰。錮郭希賢以諫立儲。錮提督憲臣王忬阮鶚。以誤軍機。

錫又留都兵變殺侍郎黃懋官王直通倭奴釀亂勢威  
始就擒此數事皆當時大獄曉與分宜皆不合蓋曉意  
在曲全諸臣分宜則欲殺之以快私分宜欲寬假王直  
及亂卒曉議則欲殺之以正法彼此互折至以目皮相  
恐曉不顧也時御史鄭存仁揣分宜偏指妄以職掌奏  
曉而曉素嫻於職掌具疏述故事甚悉分宜不能奪乃  
從中搆之遂忤旨詔曰鄭曉執法終是自尊乃落職歸  
曉家居角巾布衣數携一童子訪故所識與論桑麻晴  
雨或時共飯山疏水藻相對終日見者不知其爲名卿

性儉樸尤審於弊受所居絕去紛華松窓竹几蒲茵練  
帷蕭然如野衲丙寅秋病卒子履淳等訟父受誣事於  
朝詔復原官 穆宗改元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諡端簡  
蔭一子入監讀書曉爲學雖主用世而於性命之說義  
利之辨咸能剖析精微直窺堂奧華亭徐相公謂其持  
論正而不迂嚴而不刻剛而不激高而不亢與唐馬周  
陸宣公抗衡真知言也所著有吾學編古言今言奏議  
文集諸經解行於世

工部尚書王子宣鈞

伯父誥附

王鈞字子宣，世家會稽，以貴雄而好施。遇歲儉，輒出庾中粟以賑子孫，世守家法。里中貧，爨胥待以舉火而喪不能葬者，無不削札爲辦。及鈞貴，人咸謂天之陰陽云。初，鈞伯父誥舉進士，尹弋陽以循良徵，道卒。鈞生六歲，就外傳，家人或謂之曰：「而復能如伯父舉進士乎？」鈞竦然應曰：「而謂讀書第舉進士已邪？」聞者異之。年十四，補邑傅弟子員。鈞書疾學，每試先曹耦。嘉靖壬午，領浙江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丁外艱，服闋，補北水部權稅荊州。以水藥稱，轉刑部員外郎，進郎中。

審五聽戒五疵孳求民之養凡經論決咸稱平允出  
知邵武府每晨起視事洞開重門竟日坐堂上事至立  
剖吏胥屏息立廡下庭宇寂然無一人敢左右睨者百  
姓望之如神明有事則各輸其情蒲鞭懸而不用時有  
行人以使事道邵武橫有需索吏民苦之鈔取真西山  
心政經遺之行人者媿而去然卒以是失富路意秩滿  
考最擬峻擢而銜者揚言曰是清操士宜主財賦竟轉  
爲福建都轉運使鈔益悉心鈎稽宿弊如洗而茹茶噉  
葉如分司荊州時丁內艱服闋補長蘆尋擢雲南布政

司左叅政、進按察使、轉右布政、遷廣東左布政使、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軍務、所轄故多峒賊、竊出剽掠、而當事者益從而騷之、乃愈益不靖、調兵轉餉、無寧日、鈞至、一解諸繁、令惟責郡縣恤筭、獨撫流離、不煩兵而底定、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事、四履之地、大都盜窟、若肇慶府、扶黎、蔡海、大羅山諸處、尤爲雄鷲、時時破壞城邑、鈞乃發偏師、授以方略、禽其魁馬天恩等、并從賊七千八百人、破巢二百有奇、奪還被虜男婦五十八人、特詔

優獎蔭一子無何而倭寇自閩轉入揭陽其勢張甚鈞  
調兵邀擊斬首三百俘百有奇奪還男嬭四十人捷聞  
有白金文綺之賜已而復犯潮陽調兵禽勦百七十人  
奪還男嬭亦百七十人 上聞如初賜是年冬長樂典  
寧龍川程鄉諸處及羅絲喇賊復相煽動鈞會兵擒斬  
賊首楊球等及賊徒三百六十人奪還男嬭五十人  
上聞亦如初賜復念廣中寇盜頻繁富有以遏其衝乃  
相度要害添設廣寧縣治斷賊出入而不逞之徒稍衰  
先是督府自置賞功所諸凡金錢得恣出入無與殿者

鈔改貯梧州府。每有稿賞移文給之。出納有稽。嫌疑不作。而軍儲亦以是漸充。考績進階通議大夫。封贈祖考妣如制。復錄廕一子。未幾。召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具疏乞休。不允。改南京工部尚書。屢疏引年。得請歸。閉門謝客。絕迹城市。嬉遊林壑間。見者不知其爲鉅卿貴人也。丙寅五月辛。贈太子少保。賜祭葬。謚恭簡。

刑部尚書馮望之岳

馮岳字望之。慈谿人。嘉靖丙戌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監稅蕪湖。以清幹稱。丁外艱。服除。改刑部。歷員外郎。

郎中恤刑江右虛心詳讞多所平反出知山東濟南府  
府多巨盜黨與竄名府胥中太守有所發覺盜輒得豫  
爲計踪跡詭秘人莫之解岳廉得其實一日盡縛之遠  
近驚以爲神盜遂屏跡丁內艱服除補延平計擒巨盜  
竅眉缺嘴一郡底寧民有納金魚腹以賂吏胥者岳命  
卒剖魚金見府中憎服陞山東按察司副使轉河南布  
政司左叅政河決爲患幾於陸沉岳親履決所授吏成  
法所費不踰萬緡而河就故道民免墊溺陞江西按察  
使尋歷左右布政使晉順天府尹陞右副都御史巡撫

湖廣尋陞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岳以鄖陽居三省之中城垣未建無以扞禦首奏城之。蜡爾山諸苗屢討屢叛岳撫勦並行獻俘於朝奏建容美等十四司統轄之三省教寧無何而卯水酉陽小平茶等苗相次勦定敘功蔭子入監讀書播州苗酋阿項驍勇善戰煽誘涪潭諸苗爲亂侵掠旁郡三省震動岳奏勦之授總兵石邦憲等以方略斬首數千級阿項奔突馬蹶擒斬以徇諸苗悉平岳親詣賊巢視諸要害建築屯堡列戍分哨爲久安計進右都御史

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如故未幾陞南京刑部尚書

宗舊制刑部理畿內刑獄具載會典迨後十三道多所

侵越岳具疏請復舊制以明執掌刑清訟理畿輔肅然

無何而再疏乞休或謂二品將滿當有恩澤曷少需岳

曰聖恩罔報臣力當休吾志決矣復懇疏以請得旨

遂飄然歸先是南京軍糧久不時給岳深以爲慮集叅

贊張釐太常卿趙貞多方謀畫張釐緩其事岳歸未踰

月猝卒脫巾不可制而黃侍郎懋官罹其難識者皆服

岳之先見云岳居家焚香靜坐手不釋卷不問戶外事

臺省交章論薦。默不應。隆慶庚午。趙貞吉大拜。必欲起之。以輔新政。岳手書謝絕。趙公竟不能奪。卒年八十有七。篋中所遺。僅一練。至假棺。以歛。大臣清貞至此。亦古今所希觀也。訃聞。賜祭葬如制。所著文集八卷。恤刑稿四卷。軍門行稿五卷。藏於家。

刑部侍郎沈翔卿應龍

沈應龍字翔卿。烏程人。嘉靖乙未。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歷郎中。奉勅慮囚湖廣。時稱不寃。出爲四川按察司副使。當白草番之亂。陷兵失地。朝旨切責。撫總重臣招

剿之議未定。龍極言撫之無益，徒損國威。不若專意。鵬  
剿期一大創，可保數十年無事。卒成擒馘斬級之功。其  
論大事胸中，具有經緯。故撫按交章薦其才，可大用。陞  
廣東布政司叅政。時有事安南，龍不止督餉之勞，而留  
心邊圉。期圖綏靖。叅謀指畫，卒誅范子義等。安插莫正  
中，定莫宏、漢之位。迄今稱其遺烈。已而崖萬黎叛，方事  
征剿。預議處置。又安事宜。龍言崖萬與瓊相去數百里，  
止一兵備，不足以辦。昔年黎叛，增設叅將。事定復裁。合  
添設叅將於崖州。叅議於萬州。專任責成，協力共濟。地

方賴以寧靖。龍遇事獨特大體，必當其窾會而後言。故發必當機，所至有功。超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時值濟兗萊青比年大侵，龍講荒政，全活八十餘萬人。東土之民肖形以祀。又運河淤塞，議開新河。龍言：新河首尾二百四十里，高下甚懸，雖嘗置閘，無水可蓄。今若大加開濬，豈惟財力不給，卒亦無益於運。不若次第修築，因其勢而利導之，隨所輟多少而程其功，費力省而功倍。卒如其議以行，而運道復故。河南師尚詔攻睢州，縣龍恐其流而東也，卽嚴兵於黃河一帶以待。而運

謀出奇屢撓敗之。賊懼遁去。不敢犯。邳泰單縣流賊嘯聚爲害。龍命將出師。一鼓成擒。齊魯得以無虞。倭寇告急。先是朝廷加意海防。登州故有備倭兵。舡兵旣逃亡。舡亦遞減。龍言。防海必資於舡。禦寇必資於兵。無舡無兵。何以爲守。具疏請復國初舊制。又以登州沙門黑山諸島。遠軍逃匿其間。不惟失伍可罪。而且有意外之變。上嘉納之。皆如議行。而傍海州郡得以休息。轉南京刑部侍郎。會忌者誣劾。以聽勘歸。卽杜門養重。一日中風卒。年纔五十有六。龍居官盡職。身佩印勅。一行取裁。咄

嗟而辦卒無失事。蓋才有過人者，而以實心適之，故所  
如皆效。性復修潔，取嚴一介，宦裝出入，書史而外無長  
物。所著有恤刑錄、平番議、安南議、撫黎議、山東奏議及  
詩文集，藏於家。

刑部尚書吳惟錫百朋

吳百朋字惟錫，義烏人。登嘉靖丁未進士第，授江西永  
豐縣知縣。爲政務先教化，東矢入片言，折服有清水明  
鏡之謚。徵拜御史，出按淮揚。卒遇倭亂，朋卽披甲，嬰城  
善兵食，晝戰守，賊不敢逼。先是倭薄東門外，撫臣下令

有開城門者斬民。強負叩門而號。朋曰：郭外非吾民也。邪。而以與賊。亟開門納之。全活甚衆。每按部。輒以惠文。彈治不法。然其持議平。不肯小人戚畏而愛之。其按楚。亦然。九載考績。晉大理寺丞。轉右少卿。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治鄜陽。肅皇帝以度中多事。改朋提督。南贛軍務。當是時。內迫山寇。外苦島夷。羽檄旁午。朋奉。簡書馳至。會倭寇海陽。朋會兩廣都御史。督諸道兵。四面擊之。捕首虜無筭。已。又敗倭於烏石。又戰波水。神山。賊兵燔已。又敗倭於海豐。捷聞。賜金帛。初。賊楊一。我殺。

長吏勢張甚而蕪阿普賴忠潭等依山阻險流毒四郡  
朋懸賞格陽爲招撫而陰督大軍張左右翼擊之遂平  
橫田再破香寮又移師擊藍松山程鄉擒之轉戰大田  
鹵深圃相等別攻乳原始典賊殲之又會師破吳平漳  
潮遣將士擊二源寇盡殪凡先後破巢一百二十斬首  
數萬級鹵獲人畜鎧仗無筭於時三巢最稱桀黠賴清  
規稱王巢下歷李文彪巢岑岡謝九樟巢高沙卽尉佗  
儂智高負險故地衆號數萬盤牙累歲攻之甚難朋藪  
然以討平爲已任因上疏略曰逆賊荼毒生靈天討不

敕第先破下歷衝其中堅岑闕高沙直振槁耳願陛下  
假臣便宜不效請歸伏斧鑕 天子壯其議令刻期剿  
賊朋乃移鎮信豐授叅將蔡汝蘭方略率師討平之擒  
清規苦竹嶂餘黨盡平居民始得帖席 上賜勅褒厲  
賞金帛朋居處六年蒙矢石馳驅烟瘴間年未艾髮垂  
白矣前後奏捷疏十有八廕子一賜金帛十二加二品  
俸者一晉秩者三說者謂王文成平粵止荆頭桶岡而  
朋之克三巢爲尤艱隆慶戊辰擢南京兵部右侍郎尋  
疏終養不報晉刑部右侍郎丁外艱服闋改兵部右侍

郎萬曆改元。賜飛魚命。閱視三鎮條上便宜四事。又進邊圖。凡關塞險隘。夷狄部落。與夫士馬強弱。亭障遠近。歷歷如指諸掌。上嘉納之。已乞假歸省。旋起南京右都御史。遵明詔。禁革奢侈。有避驄減驪之風。召拜刑部尚書。朋聞命。兼程而進。時部事久虛。積案填委。朋至。亭法讞疑。無大小。必躬親之。以過勞成疾。卒於官。年六十。朋爲人。風格儻逸。智略輻輳。其憂國奉公。極身無二慮。心乃大半在軍事。而勲業在江廣宦遊三十年。節儉恒如寒素。病革。猶諄諄語軍國事。歎國恩未報。言不及私。

計聞賜祭葬悉如制

右副都御史周允文如斗

子思克附

周如斗字允文餘姚人嘉靖丁未進士始釋褐貴溪令有神明稱召拜江西道御史出按湖廣清戎籍念沿襲詭影之弊難於滿滌先條四事復著便宜五十餘條爬梳弊垢民不擾而戎伍清再按蕪松諸郡會島夷入寇歲且大侵斗疏蠲常稅什五然後以綏攘大計責之總撫將帥諸臣既得請民騷聲動地士氣倍奮乃有青陽石湖髮門平望寶山木瀆分湖之捷賊爲奪氣而兵燹

之餘。民心嗷嗷。斗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不練則不整。而易敗。民困而難供。故於應援之兵力爲裁減。而遠近稍稍帖席。滿歲吳民懼。失斗相率叩關請留。瓌七上乃得允。斗益以發舒奏設海防。專官獨濱海。綱運議改。運艘折兌。所經畫皆恤民要務。乙卯寇復至松鄉。民奔避者以萬計。撫院令閉門毋納。斗厲聲曰。是驅民於死也。脫有不虞。吾任之。乃洞開諸門以入。然地狹民衆。疾疫大作。人給糜與藥。衆賴以安。賊屯桃花港。調永保諸兵力。戰斬獲無算。仍會浙省兵夾攻之。大捷於沈庄。而徐

海麻葉陳東之衆始以次蕩平。斗按兵三年。前後奉有  
監軍紀功。允運諸勅。躬擐甲以戰者百數。其功甚巨。而  
視師趙文華銜之。匿不以聞。賜白金文綺。加俸一級。而  
已。丙辰。改督學南畿。校士一以文行爲殿。最要人請託。  
絕無所徇。士服其公。丁巳。夏。行部鳳陽。倭由淮陽薄城。  
下。或請避之別郡。斗曰。陵寢所在。臣子當死守。敢以  
職不任。兵辭乎。乃簡士卒。飭將領。使之進擊。賊始遁。已  
未。陞大理寺少卿。壬戌。晉右僉都御史。撫南畿。時徵派  
四出。而募兵費尤不貲。卽奏減兵餉三分之一。督郡縣

選土著以時訓練築丹陽涇縣石埭三城乙丑三月倭復犯三沙斗分布督戰累以捷上拜金綺之賜尋轉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未代會三衢鑛賊竊發壤接婺源斗日婺非城不守亟令庀工令下而賊猝至斗自太平馳往驅之賊始出境人皆服其先見抵江西始創條鞭法大略檢一省圖籍計每縣田畝量入爲出俾侵漁規避者不得行無何疾作卒於官斗體貌魁梧外若嚴峻而襟度豁如一見知其長者所至生祠有祀去思有碑在江西不數月感疾請以身代者百計歿則環哭而祠祀

之其得人心如此子思克壬戌進士亦任御史有名一

工部尚書呂信卿光洵

呂光洵字信卿新昌人嘉靖壬辰進士授崇安縣知縣母喪服闋改知溧陽臺使者行縣餼羹偶垢墨使者疑有毒光洵馳往對使者取羹立噉盡一器使者悟爲起謝三年考最召拜監察御史屢有建白並要切觸忌諱巡按三吳問民所疾苦開蘓松水利總醞有法水效職至今奏入有金綺之賜時倭奴蹂沿海諸郡邑光洵用餘皇破寇大洋中再賜金幣增俸二級代入會虜犯古

北口逼京師與故侯驚爭馬市不可一日章十三上謂虜驕易與且京城何地也可使逞以歸今日臣有死無和有進戰無退守上覽疏色動事竟寢遷南京光祿寺少卿歷官工部左侍郎尋拜右都御史督撫雲南至剛首軍昆陽斬叛酋馬甘李應朝昆陽平明年春水西宜慰安國亨寇霑益夏李向陽方美反昆陽虧遮者索反尋甸並先後討平之事聞晉兵部尚書兼督撫如故而武定府土酋鳳繼祖者世毒螫鈞連他府小大酋僚濟蠶者數十輩遠至川貴相婚姻有衆數萬地千里

據城以叛。數出諸壘，攻城郭，殺憲臣於軍。用僞王南面。其衆意卑渺，向者麓川。然孽顧始沐氏數莊豪，而兵符故專沐氏。光洵表其由，併乞符，得自調。賊倚川貴爲三窟，計其敗遁，必由貴走川。乞稍借得督領川貴諸兵，道伴帥賊果用是敗遁，竟授首於川。武定平，改土設流，悉有其地。沐氏旣銜光洵，抑其權。又恚當光洵未表時，頗却其實賂，及得賊，又追論其左袒賊。若莊豪激叛與叛者，諸陰事痛一剪束。而光洵自軍興以來，獨按察司副使張天復首腰鞵，捧符以奉軍約，無一日不寄首領。

於象馬間及移按沐氏黨則用天德假按察長把三尺  
提一尺狐兔爲鷹鷂擊鳥雀以誅君惡於棘栢之署用  
是讒構颺起光洵遂以南工部尚書致仕一時效勞諸  
大夫相繼罷去而天復獨逮繫奪職爲編萌滇人寃之  
爲平黔記其事建祠武定祀光洵及諸大夫光洵才  
識敏練致於任事故能成大功於荒徼人比之楊恭惠  
何太保而文學尤擅長於時所著有元史正要詩易箋  
三秦奏議皆山堂稿可園詩鈔諸集

兵備副使黃文卿中

黃中字文卿，遂昌人。少穎異不凡，始勝冠，輒起民間。首諸生籍，由乙科授鉛山縣知縣。水蘖自勵，一意保民。弋陽業奪鉛山驛馬，普棄官復之。卒如傳，歲省供億數千金。考最，召拜監察御史。出按晉滇，及留都，持大體多異績。時以名御史稱，補天津兵備副使。時妖人張道仙聚眾爲亂，烏合至數千，擾鋤棘矜肆掠，爲暴州邑震動。中躬擐甲胄，督勵將吏，設伏以俟。一戰擒其魁而斬之，脅從罔治。散遣歸農者數千人，復招集流移，相繼復業者萬餘戶。方敘功，擬峻擢，而中遽乞休歸。功成身退，士林

賞其明哲所著有西野奏疏南窓紀竊集吹劔集易經  
紀蒙等書

按察司僉事徐允平甫宰

徐甫宰字允平山陰人少負奇節才學宏博慷慨有議  
論每以經世自期時人未之知也嘉靖癸未舉於順天  
高亢自守未嘗私謁公庭至大義所在卽挺身當之無  
所避時人竊嗤其慙益無知之者獨南明諸公相視爲  
莫逆交已而南明諸公相繼及第去而宰竟不售遂謁  
選得令武平將行諸公祖於郊宰曰夫言科舉則無以

踰諸子若他日所建樹則未知孰先吾與諸子期願各  
努力無負平生爲知己羞聞者壯之武平當閩粵之界  
山寇蟠結時出擾城邑吏無寧解他吏得此輒環顧妻  
子泣不敢往宰拜命欣然携一僕兼程就道至則問疾  
苦寬徭役拊循搔抑溪流溢將囓城爲築隄捍之城  
中乏水爲鑿溪引泉入之斯城久圯爲亟完之近賊諸寨  
舊無城時苦剽掠爲築城立堡者三凡三大役費以千  
計而民不知歲飢爲發倉平糶民賴無殍久旱雩禱期  
五日不雨者以身爲犧牲至期果雨邑中大風烈火益

熾宰望風拜俄而風反火滅暇則進諸生爲陳說義理  
令歸語其家轉相告誡如是者歲餘遠近化之卽藪澤  
諸寇亦皆革心向化有不平事徃直於庭帖服而去鄉  
有渠惡將鼓衆從賊宰偵知擒戮於市其兄弟子姪朝  
夕服後無怨言李古春梁寧輩負險以叛督府將發兵  
討之宰曰無遽征彼回吾赤子特求生不得耳乃單騎  
詣其巢曉以禍福賊羅拜泣下卽解甲降嘗按事之福  
寧島夷突至州守病不能起城幾陷宰以便宜且守且  
戰城賴以全又以計擒他巨盜徐東洲梁道輝等數賊

一空。治武平六年，臺使者奏其績，疏凡十餘上。程鄉與武平接壤，稔知宰賢，相率走督府，願借宰督府爲請於朝。調宰程鄉去之日，武平老稚遮道哭恨，程鄉奪之來。程鄉民間宰至，則又悉老稚遮道以迎。若恐武平奪之去者，於是諸寇聞之，亦率黨以至，所過輒相戒勿犯。獨石窟首賊未至，宰以義讓之，不悛，則令其黨擒之。石窟平宰治程鄉，一如武平之初，無何內召。程鄉人又相率走督府乞留，督府復請於朝，得留不赴。召無何而劇賊果遽起，徵兵至十萬，又不能克。宰不用隻矢，獨開誠釋。

從懸賞以激衆心遂俘徐加梯縛林朝曦溫鑑斬首以  
徇餘黨潰降略盡督府上其功得越格拜按察僉事兵  
備潮州仍廕一子千戶潮之境岩箐四塞濱大海土賊  
島夷相煽亂宰下車或撫或剿降滅賊衆以萬計自是  
潮無山寇之患島夷之屯鄒堂也宰用所降賊授以方  
略搗其巢大兵隨之斬首萬餘自是潮無海寇之患然  
宰竟以勞瘁致嘔血乞歸歸月餘竟卒宰所至輒有祠  
水旱疾病禱之輒應或以所疑質之無不響答者卽諸  
寇過祠下亦必焚香載拜乃去宰之初誕也聞室中有

異香覓之一大蛇據床下迨卒之夕復有蛇自梁而墜香徹庭戶議者知宰爲神人云

山東按察使沈雲卿伯龍

沈伯龍字雲卿嘉興人登嘉靖乙丑進士釋褐內江令有惠政時直指貪悍數以氣勢籠懾人爲漁獵伯龍獨逆折之不使肆直宿怒已而伯龍內召將行直指盛氣而前盡發其行篋止俸餘十數金而已直指慚沮去邑父老子弟夾轂焚香攀送出境者數千人號哭之聲動地抵京拜兵科給事中屢有建白俱關切時政以是忤

執政意出守川南。會有九絲之亂。九絲負險以抗。有司束手不敢問。伯龍奮然。語諸從事曰。人臣委身事君。正惟多難。是效。今小夷跳梁。而卽以憂遺君父。顧諸君自視何。於是諸將吏皆慚憤請戰。伯龍躬擐甲冑。轉鬪而前。賊眾披靡。皆反戈以攻。兇囚投首。餘黨悉平。捷聞。詔賜金幣。增俸一級。無何而奮傑作叛。督撫以九絲之役。太守徇之。如雉兔。先聲奪人。是非太守不可。遂以兵五萬屬伯龍討賊。伯龍曰。天下有同事而異情者。奮傑之與九絲是也。九絲玩於積懦。非一大創之。則國威不立。

今九絲既平，番傑不無奪氣，願敢於效尤者，未有以動其心耳。此片言可下，何以兵爲？况解甲未久，不堪再戰。伯龍乃單騎至賊巢，呼傑衆諭以禍福。傑衆聞諭，歡呼動地曰：沈父生我，卽縛三渠魁以獻。陞湖廣按察司副使，兵備湖南。時督修獻陵，闈宦意在乾沒。伯龍覈實其數，所省十之八。雖賈怨弗恤也。已而江陵父喪，諸監司皆爭先走吊，惟恐後。伯龍獨不往，竟以裁革歸。江陵敗，復起江西按察副使，隨轉山東按察使，遂乞身歸。伯龍博學有才略，而善自節晦，對人語煦煦然，惟恐或傷。

而一臨兵間，智勇全出，迹其所自效，有老將所不能及者。至時方嚮用，忽抽身急流中，復以其煦煦然者與里中人相爾汝，里中人又無不稱之爲長者。若伯龍殆得老子之術而精用之者與。

右副都御史陳元卿洪濛

兄洪範附

陳洪濛字元卿，仁和人。生六歲而父景祥歿，母黃矢志鞠之，比長，命習法家言。濛志儒，弗願也。母爲雪涕而喜。年十二，通經書大義，十五，嬰奇疾，夕夢與王文成視師，功成退，畀江介，蓬然適也。自是朗悟若神。嘉靖庚子舉

於鄉明年與兄洪範同舉進士。範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濛授刑部廣西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兩署司篆。善爰書，諸所按讞皆手出。老吏視其文無不警服者。滿考出知河南彰德府。彰德故多宗室，恣橫濛一以法繩之。時鄭王好文學，謨四箴以規時政，屬庶人佑善衷誣王。

上怒甚，遣親信大臣卽訊濛，爲白其狀。衆危之。濛曰：吾守三尺耳，奈何令上有蔽護，問戕骨肉名獄上，止獨王終身。擢江西按察副使，兵備九江。九江盜區，每傷敗王旅。濛至，勅諸賊，言跡賊所在，必窮剔，毋縱。數年之間。

長江宴如，而又以其斷補伍清屯練兵增堞，潯陽遂爲  
雄鎮。丁內艱，服除，補前職，兼轄楚，斬黃濠，益發舒以慰  
潯陽士民之思。尋陞山西左叅政，蒞冀南，屬伊王恣橫，  
不道，都御史疏其罪於朝，遣使驗問，不服，乃廣賂求緩  
會。上更遣少司寇覆按，乃疏濠名與俱。上允之，曰：  
是嘗按鄭藩者，邪濠聞命，卽乘遠性，盡得王諸不法事，  
辭具服。國除，幽之鳳陽，濠兩平亭。宗正事皆當旨，而以  
晉藩按洛尤異數。云亡何遷湖廣按察使，楚故雄藩，而  
濠以彊明劄之庭，無留獄。前是二令相訐，被逮獄，久不

具蒙一訊卽服乃斥其墨敗而寬其以微文中者此遷去。寬令懷數百金伺道上濛大怒叱之曰吾豈以金故緩若耶若不自愛而且以私蔑我令乃慚去擢四川右布政尋轉左乙丑入覲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督湖北川東軍務時施州苗黃中叛擾雲萬等縣先奉詔剿賊不克濛檄川東諸道兵進討賊人深箐陵高阻隘發蘭石傳毒矢以拒我師濛乃募死士夜從間道上先斂其機使石不得發直抵砦門斬其酋呼聲震天地擒馘餘賊以千計破砦房百餘中勢窘乃授湖北

軍降二省因先入疏爭其功濛具言楚蜀異勢而撫剿  
同情功不宜顯有朝議竟直濛有大盜楊珂爲楚蜀身  
患歲久愈熾濛計吾不疾剪此是遺不可爲之疾於腹  
心也乃授計諸將悉殲之餘衆皆潰初濛聞貴州命而  
兄範前卒感慟得疾以畏簡書故不敢請至是上書乞  
骸骨再疏得旨未卽途忽鎮遠邛水諸苗叛濛亟督師  
出不意一鼓平之明年始得代歸朝廷以前軍功最大  
賜白金文綺者三濛杜門養病謝絕世事日以圖書自  
娛莖旁葺一室扁曰補思懸父母像其中事之如生子

經濟

卷之十九

七

光緒石室

禹謨既成進士會覃恩得進階通議大夫乃以手加額曰老臣分填溝壑乃更辱嘉命哉惟。有。清。忠。二。字。遺。子。以。報。國。耳。濛。美。髯。夷。度。飲。人。以。和。宦。橐。如。洗。而。稱。貸。以。急。人。無。怠。心。詩。文。不。爲。名。高。觸。典。卽。就。所。著。有。五。經。輯。略。性。理。纂。要。諸。子。粹。言。督。撫。奏。議。及。詩。文。稿。若。千。卷。藏。於。家。

廣西左叅政陳諭之茂義

陳茂義字諭之慈谿人登嘉靖己丑進士第授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改北兵車駕員外郎時郭武定恃寵而

騎嘗以手札取馬價銀二萬兩大司馬與同卿咸懼  
其意首鼠不能決茂義奮然曰馬價祖宗儲以備邊  
卽御札且難之管札何爲者竟寢其請朝論偉之樞務  
奏對咸屬茂義手出無不黎然當上意者同官臘其  
才秩滿陞廣西布政司右叅議廣西地控百粵徃徠雜  
居有土酋盧回縱所部劫掠爲郡縣患督臣謀討之顧  
時無可與共事者比茂義至則大喜曰小醜不足言矣  
遂檄茂義相機撫剿茂義親履其地環視諸酋皆岩巖  
犂洞上記曰譬諸鼯鼠山潛可不煩兵而定總臣轅

廼單騎往諭以禍福。回卽率隊長五十餘人歸命於軍門。而副將張經者。耻功不由己。乃危言以激督臣。竟縛回梟首。回黨盧全。盧派聞回死。復聚衆爲亂。聲擊武緣諸城。總臣始悔。不用茂義言。曰。欲靖此蠻。非陳叅政不可。茂義復單騎入武緣。招諭之。全派知茂義來。相謂曰。是活我生命。陳爺乎。投戈羅拜。面縛如初。思恩一帶。悉獲安堵。敘功。賜金幣。增秩一級。尋陞廣東按察副使。兵備瓊崖。所轄深箐鬼谷。大積絕噉。諸黎盤錯其中。而羅常那剛。尤驍勇善聞。殺掠吏民。并落爲墟。裨將張世廷。

以戰歿賊勢益張。茂義奉臺檄監左哨。六月。衝暑航海。勒兵擊破郎溫。椰根諸峒。斬首數千級。俘馘招降。黎巢悉平。捷聞。再賜金幣。加俸正二品。茂義又慮夷獠雜居。易生他變。更條上八議。爲善後計。海外法弛。多墨吏。則繩其不戢者。僚屬俱滌慮。以承創文崇書院。課子弟之秀雅者。瓊人尸祝之。遷廣西布政司左叅政。當是時。夏貴溪當國。任愛憎。爲取舍。茂義未嘗以一字抵政府。政府銜之。茂義慨然曰。吾母老矣。寧能改顏面以奉要人乎。遂拂衣歸。歸而宦囊如洗。復遭倭變。燬其廬。扶母走。

郡城饒屋以居無溫容曰是數也惟恐傷老母心無何而子願正登進士第輒焚香手額曰吾何修而邀天之後福有若是惟有清白一節遺兒子耳故願正歷仕餘二十年茹苦若寒士遵父訓也卒年七十有七所著有國朝名士志人物志善惡紀錄燕石稿共若干卷行於世子願正自有傳

按察司副使茅頌甫坤

子國縉附

茅坤字頌甫歸安人以文章名大家即海內所稱鹿門先生者也方其爲諸生時即耽耽有千古之思抱卷伊

吾盡丙夜不少輟嘉靖甲午舉於鄉又三年而成進士  
時肅皇帝方崇時祠執政羅天下文士以供祝釐意  
屬坤坤然曰吾安能以三寸管爲相君作私人乎執  
政銜之謁選得青陽令甫兩月以艱去服除補令丹徒  
時江南旱飢徐沛間稍登而多閉糴穀價翔踴坤馳檄  
諸司得解其禁於是搜庫金五千兩并導富民出貨收  
糴於稔鄉歸而出糶踴者遂平又議於蜀外請折留諸  
漕粟以賑貧民其賑也則以單騎行縣隨宜布畫大略  
倣富韓公趙閱道故事賴以全活者萬八千戶每一條

上臺使者輒采而頒之他郡邑若功令然已而召爲儀部郎亡何徙稽勲當是時坤名滿天下都人士無弗延頸內交坤而生平所齟齬者不能無修葺遂謫判廣平廣平古趙地有悲歌慷慨之風坤以其牢騷不平一發於文章沈鬱頓挫若河津呂梁觸石而走萬里每一篇出海內爭誦之鹿門先生之名益重而齟齬者益耽耽視思修葺而未已戊申遷南駕部郎尋改儀部亡何會廣西憲事廣西徃徃錯居而府江部稱最險古田夷巢丁等砦鷲甚時出剽陽朔殺其令朝議大征之督府

應。檳。聞。坤。才。檄。署。府。江。道。屬。以。兵。坤。策。之。曰。大。征。非。兵。  
十。萬。不。可。餉。稱。之。今。檄。徵。諸。路。兵。猝。不。可。集。而。賊。已。走。  
險。爲。備。矣。計。莫。若。鵬。剿。者。如。鵬。之。搏。兔。然。伏。於。無。形。發。  
入。而。殲。其。魁。他。部。落。必。惴。而。謀。自。完。此。便。計。也。應。檳。曰。  
善。於。是。簡。部。兵。五。千。人。第。爲。上。中。下。而。差。其。餼。時。時。推。  
牛。饗。士。團。射。角。技。四。出。遠。獵。以。爲。常。賊。玩。而。懈。而。我。兵。  
爭。願。一。戰。於。是。復。募。死。士。携。善。函。者。以。藥。筆。潛。圖。其。山。  
川。而。聚。沙。指。畫。賊。在。目。中。矣。乃。命。所。部。兵。爲。七。道。度。道。  
里。遠。近。後。先。發。約。同。日。抵。鬼。子。砦。而。所。過。道。輒。幟。而。榜。

日軍門進十萬兵討其砦之殺陽朔令者他砦毋動動則移兵先滅之我師實不過五千諸夷見旗幟彌山谷且惕於榜皆蟻伏無敢動連破十七寨擒斬百五十人是日坤坐府江帳中令曰捷音至卽鳴鼓左右皆愕視佯應曰諾少選而報鬼子砦捷者三蓋坤以鵬剿行大征之法密定期會不爽畧刻而左右固不識也捷聞

天子加應續大司馬而晉坤爵二級癸丑遷大名兵備副使倣古偏箱車法作車五百輛以禦虜衝嘗提兵戍倒馬關制府楊博視其營壘歎爲奇才特疏薦於朝而

生平所黜黜者竟諷部使毛舉坤細事奪其官以歸歸  
而作島人傳三益先生傳以見志先是海夷之訌東南  
也胡中丞宗憲雅知坤善兵多所咨訪蕩平之績坤有  
力焉以故宗憲遇坤最厚而坤舍中奴因狐假里中里  
中人羣聚而譁直指麗尚鵬遂收二三奴置之法詞連  
坤坤寔不知也已而歎曰愛我者疾疾惡我者藥石我  
善胡公而毀於麗公殆近是哉其服善如此坤於書無  
所不讀於文嗜班馬歐蘇人爲詮次品藻而所自結撰  
不爭奇於句字間今讀所著白華樓稿玉芝山房稿毫

年稿幸雄渾浩蕩真古今鉅麗之觀也。性復慷慨重義。師若友歿皆厚撫其子孫。貧賤之交。卹之終身不倦。而於宗盟尤篤。貧而待之舉火。若昏且葬者。歲無慮數十家。平生所升沉訾譽。及一切文字。酬應無虛日。似皆足以損神滑積。然其真愈完而竟躋上壽。以終四海之聞而知之者。又稱鹿門先生爲異人。子四俱以文章世其家。而仲子尤有名。仲名國縉。字薦卿。以進士。初令章丘。視民如子。視民事如家事。凡所以爬搔洗剔。必措民於衽席而後已。章丘人家戶戶視胥。稱之曰慈父。以高第。

徵拜侍御史。明年計外吏向所齟齬。鹿門先生者復修  
却於其子。誣緝以刺求便地。坐當調。章丘人憤曰。賢令  
如茅父。而人求多焉。謂吾曹無三寸舌邪。詣闕白冤者  
數百人。當事不爲理。竟調令浙川。時流民嗚聚剽掠。聞  
緝來曰。此仁人也。願受塵而爲氓。復爲轉穀以賑。治廢  
以哺。一時登浙川民於社席如章丘。浙川人爭尸祝之。  
亦視章丘有加。政聲籍甚。擢南京屯部郎。尋改水部。以  
鹿門先生九十壽。使闕歸。稱觴事竣之官。權湖陰稅。他  
苛禁別宿。蠶商旅歸。如流水。不三月而課足。當一年。

九月復歸省而鹿門先生逝矣。宦前後二十年。出入數  
四。卒得奉湯藥。舍飲人謂孝。感服除。工部適報最痛鹿  
門先生。鑄職非辜。具疏白之朝。略曰。先臣坤任粵西。不  
煩軍典。錙銖以鵬。剿收大征功。蒙恩錄擢。忽受顯黜。一  
事而功罪迥異。何以示沮勸。倭犯東南。爲墟。先臣從贊  
臣胡宗憲。畫策平之。不敢希賞。而更得罰。比采廷議。定  
憲業蒙洗雪。而先臣何辜。沒齒不自。臣請辨所應得勅  
命。復先臣致仕。疏七上。始下所司。以例格。僅予闕住。已  
遷郎中。視夏鎮河。或言沮洳善病人。不可往。籍比之曰。

人臣事不避難。河不治則運道淤。此何事而可辭爲。卒勤其官而水死。將屬績。戒其子元儀曰。無讀非聖之書。無行不義之事。遂瞑。鎮人相向哭。失聲。章丘浙川聞訃。哭祠下如喪考妣。緇天性孝友。鹿門先生病疽。日夕不稅衣冠而侍。時婦祭亦病。或請視之。緇呵曰。吾婦方急。吾親親愈。自起耳。卒不一入視。已而翁與婦俱無恙。官金陵。以樓舡迎鹿門先生。間奉游諸名勝。賓客既集。緇爲鞞臂。跪上酒炙。先生歡樂之。與賓客談詠。興盡而反。都人士無不嘖嘖稱茅君能養志。事嫡母逾於所生。伯

兄翁積才高而放。以酒自豪。縉數規之。伯不喜。縉執禮彌虔。季維才高而文弱。以詩自豪。縉亦數規之。季不喜。如伯兄而縉誨之。彌篤。季尋悟曰。仲兄愛我。季亦事仲。如仲之事伯。縉又割腴田五百畝。差五服親疎。而周其急。名曰茅氏義田。又爲義倉。積粟以賑凶荒。族有售百金產者。三售。三反其田。蔡司馬子客死。其遺孤幾沒。豪手收畜之。妻以女而名之曰武猶。嬰杵之於趙孤也。鹿門先生以文章爲天下法程。縉承家學。其文汪洋恣肆。援筆千言。詞旨俱美。而大指以學在適用。文以經世。古

今事成敗、得失揆度鑒別、無毫髮爽、授之以政、迎刃而解、所刪評漢晉南北史、與所著菽園詩草若干卷、藏於家。

刑部員外郎祝珍卿珩

祝珩字珍卿、太平人、福建按察司副使、戒之曾孫也、少從章文懿公受易、得其詮要、爲文務以理勝、選隸學官、儕輩咸下之、以賢入北雍、中順天壬午鄉試、屢上春官、不第、歎曰、丈夫欲自樹、奚必擇塗而趨哉、遂謁選、授孝感令、尋丁外艱歸、服除、補知羅田、羅田介萬山間、民習

橫悍而負險絕爲暴客藪。珞至則食吐寤晝殫圖宣猷  
視民力所急民財所誦而煦嫗樽節之鼓其良而摘其  
惡無賴者邑有大猾根株盤固更數令不能治。珞庶其  
諸不法具獄磔於市里社乃安。時屬歲侵而世廟且  
南狩所過空杆倒困則舉弃室廬而逃。珞於諸應費並  
從節縮復訂供帳簿要請於有司不得溢數而濫索約  
省十之四次夏又飢民之殍於茅篁砂礫者比比相枕  
籍。珞便宜發粟以賑之戶分別大小以爲所給多寡而  
復禁閉糶蠲逋稅以長活者殆萬計。屬郡盜熾起。赭衣

白晝剽行聚落。顧數討數叛。迄不能底定。珣決策曰。邑  
聯英六淮。廬之鄙。帶商鄧。汝息之疆。地深阻。民雜。還不  
逞類有所主。故能爲變耳。乃密緝奸孽。爲內應者十餘  
輩。當以常刑。尋餘黨。復嘯聚。壘於崇崖之巔。席險負固。  
以稱亂。珣圖六關形勢。坐而籌之。謂四陲懸絕。彼以地  
勝固矣。然周而夷曠者。非盜有也。乃移檄徵諸路兵。馮  
牙誓師。犄角要害。厚集兵力。奮距而直薄之。元慙授首。  
羣從卽戮。覆其巢而返旆。百餘年盤結之寇。一旦殲之。  
無孑遺。當是時。湘藩言善政者必首推羅田。令他郡邑

間有滯獄疑訟，久不決者，皆願屬羅田令決之。片言所折，兩造允服。臺省交薦，徵入公車。而銓司固泥資格，僅遷同知武昌。珞不以是不滿，隨牒效職。若令於羅田時擢刑部員外郎，尋丁內艱，服除當補，乃抗疏乞休歸。珞居官，澹然所至，以介潔自標。尤約已務施於親族，多所資給。或有負者，每折券不責其償。與人懇款，見情愫，然一執於正，不爲媿。嫻猥瑣之習，居家植德者十餘年而後卒。年七十有五。

陝西行太僕卿商汝明廷試

商廷試字汝明，會稽人。嘉靖辛丑進士，授刑部福建司主事。明習典章，事至燭照，斧斷老吏謝弗如。遷廣西司員外郎，奉詔慮囚雲貴，所平反者數百人。以內艱歸，服除，補原官。尋進郎中，會虜入關下。肅皇帝怒本兵不卽發兵急援，戮之西市，并下職方郎於獄。廷試當按之，分宜相與郎有連，遣所親屬廷試。廷試曰：「兵之緩急在職方，尚書且坐是死矣。郎烏得免？吾寧忤執政，不敢斃三尺以忤。」上與郎俱死，無益。持之益堅，分宜大銜之。遂誄其資，出爲黃州守。黃楚劇郡，疲而善訟，甫下車卽

斥胥吏舞文者數人檄下諸縣有所攝與爲期期而不  
至有罰終歲不遣一隸下諸縣晨起視事公門洞開欲  
訴者無所閤訟人立剖獄無繫囚諸縣有所輸第驗封  
立接庫無羨金吏束手無所爲郡庭闕如境內未泚河  
南賊師尚詔糾衆爲亂光與黃接壤遠近洶洶謂賊且  
旦夕渡河掠黃所司議調兵以守廷試爭之曰尚詔陸  
寇耳當走山東鼓饑民勢且益熾若走澤國祇就縛耳  
必不至調兵何爲旣而賊果不至黃與九江接壤土人  
爭訟而聞所司輒以叛聞議者欲發兵以討廷試又爭

之曰聞而爭地非叛也發兵何爲守請身諭之迺單騎  
往衆感泣相率羅拜請死廷試與其長偕來見撫臺竟  
不發一兵而土宇帖然遷山東按察副使備兵青州青  
故多盜而楊思仁者以其兄殺人繫獄將刼出之哨聚  
數千人諸黨分部中外尅期而動值廷試初下車戒嚴  
賊不得逞廷試偵知其狀亟以兵掩捕之賊擁衆走濰  
濰故多鑛徒廷試曰賊若合鑛徒渡險阻卽難圖矣遂  
進兵急擊之賊大敗斬首六百級宥其降者千餘人度  
思仁必走河南先期遣勁卒要諸途果獲之賊遂平蒙

陰鑛徒王恭劉顯等聚衆亦千餘人。又不能捕。廷試曰。是可以討取也。迺誘其腹心周某者。厚撫之。因與約曰。吾欲取恭顯。今歲且暮。當以仲春爲期。吾以檄來。汝其爲內應。功成當爵汝。對曰。唯唯。尋呼諸校立庭下。謂曰。若等歲暮各放操。迺遣周去。而密令諸校兼程薄賊。巢周歸。卒以廷試語語賊。且言已放操。賊信之。遂不設備。會除夜。方張宴。爲樂。兵舉火驟進。賊倉皇狼顧鼠竄。一夕悉就禽。廷試在青平兩巨寇。竒正迭用。功甚偉。而耻於自張捷書上兩臺。又不敘所指授。既失兩臺意。疏下。

本兵分宜挾宿憾。嗾臺使掩其功。而以罪論。調雲南。屬使備兵金騰。廷試亦不執執。柄首莽達刺者。脅三宜。擢以叛廷。試駐兵騰越間。以禦之。酋不敢動。自雲南量移陝西。陝西職在馬。而仕者視爲散局。幸高卧不事事。馬政日隳。廷試欲稍稍振之。曾不得展。廼歎曰。湖山遲我久矣。遂自投劾歸。廷試曉暢物情。氣定而識遠。故隨其所至。輒建樹。炳炳識者謂廷試可肩弘鉅。然天性夷坦。旣不能矯。矧取容。又不能結交。廷譽故挾負。雖孱孱而世不盡知也。家居踰二十年。日惟課子弄孫。自娛深究。

蘇濟

卷之十九

早天

光緒  
六年

黃老養生之旨其於一切嗜好泊如也晚更盡潛翁以見志其學博綜今古叩之輒響應發爲文詞不事組織而克然成一家言有明淵集及所訂參同契藏於家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九終